

## 圍爐

甲辰冬至，伯邑忙碌極了，西歧今逢大雪，比往年都要大，大雪壓垮了不少民居的屋簷，大雪封山，民居的窯洞的木門，被大雪和落下的茅草屋頂給塞住了，他和散宜生要組織人力，去每一戶人家外頭剷雪，這些事讓蒿宮的役者們叫苦連天。

女噩也很不滿伯邑忙碌，大雪天他要天天外出，西伯侯姬昌有這麼多兒子，怎麼就玩他一個？姬發和姬鮮都無事，姬旦那隻病雞，要靠老婆和養娘才能活過每一個冬天。

姬度整天調弄那些樂器，指揮年輕的女人唱歌跳舞，他就悠哉遊哉？冬至，家家戶戶搓湯圓圍爐，茹宮送來麵粉糰和新鮮的蒿菜到蒿宮，還有肉脯和豆汁、醬料，蒿宮裡的女人忙碌起來，她們都想要在圍爐時候，趁著西伯侯姬昌高興，看能賞些什麼好物件來，殷地朝歌送來的物件不多，也不知道是什麼，茹宮所得的物件最多了，可是那是妹喜已的，不能貪！她們連想都不能想。

伯邑從外頭回來，他滿身滿面的雪花，他擰了擰衣服，抖落完畢才敢進屋，大冷天他進到溫暖的窯洞還是忍不住流鼻涕。

女噩正在發脾氣！她把一屋子的侍女和侍者都叫來罰跪，跪滿一屋子人，伯邑無處容身，他問女噩：「發生什麼大事？你要這樣處罰眾人？」

女噩沒好氣，對著伯邑開罵：「這些億懶人，麵團也揉不好，叫他們烤餅子，居然說天冷，

烤不熟，你說！可不可氣？都是你縱容出來的小人！」

天氣是真的冷，生火都無法烤熟餅子，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，若非女傭心裡氣苦，她也不會拿下人作法，茹宮送去蒿宮的吃食多，她的竈腳裡就煮不出好食物，都讓妹喜已給奪去了鋒頭，她想在西伯侯姬昌那裡得些賞賜的想頭，都落空了。

伯邑根本不懂女人心裡想什麼，他命眾人散了吧，帶著女傭，冒雪去蒿宮圍爐，女傭不願意雙手空空去蒿宮，自己覺得不體面，還是取了些魚乾帶了去。

蒿宮擠滿了人，女人聒噪、小孩亂跑，侍者們團團轉，役者都垂手貼牆站著。平日在蒿宮進出的部民們，趁機來此獻禮也好，說好話更不少。

女人和家眷一撥又一撥前來，蒿宮像兔子窩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來再多的人，都能安置在各個居室裡，西伯侯姬昌的妻子多，正當盛寵的妻子居室大，親戚來往也多，正在懷孕的妻子，居室也較大，好安置來照顧她們的人手，其餘還在哺乳的妻子們也不少，西伯侯姬昌的妻子多，選自各戎族勇健的女人，母家的男丁旺盛，所以人人上頭上臉，都自以為是西歧的女主。

西歧西伯侯姬昌一生，生有兒子百人以上，目前成年的兒子們也不少了，女傭為他所生的四個兒子都活下來，無一人夭折，西伯侯封過駢徒戎女為西歧女主，賜名——姒。

現在女傭所生的兒子們，最大的是長子伯邑，二十八歲，最小的兒子姬旦也二十三歲了，春天以後，大家都要再添一歲。

其他女人所生之子，也有和女傭所生之子同齡的兒子，可都因為他們母親還健在，人人都有母親庇護，僅能自耕自保，不太成材。



駘徙戎女妣，年紀輕輕就嫁給當時的四世子姬昌，駘徙戎族部民多，還有大夫三人協助管理，駘徙戎族是女主當家，女人都身強體健，性情堅毅果決，女妣若非連續產子也不至於早歿，女醫景曾經拚力救治她，但是她救不了一個油盡燈枯、耗盡生命力量的女人。

現在的蒿宮是姬奭之母，駘徙戎女蒲當家。她去過殷地朝歌，她曾和西伯侯一起上殷地朝歌南門外的祭壇封侯，她生的第一個兒子勇健、食量大，名——奭，深得西伯侯姬昌的喜愛，這都讓女蒲得意，也讓其他女人失色。

西昌伯的兒子們都來了，女蒲以禮相待，這些備受西伯侯倚重的兒子們，前四個都是女妣所生，駘徙戎族被上代周公季歷併吞，西昌伯曾收了駘徙戎妙齡女主為妻，駘徙戎族至今還是對舊女主仍念念不忘，女蒲的母家曾經是駘徙戎的首領之一，現在淪為西歧周部落的二等部民，當然有些不高興。

所有的媳婦們都來，只有妹喜已沒來，她帶著茹宮裡的娘、姨們，去戎鹽井探望鹽民，送過節的食物和木炭去。

妹喜已每到冬至前後總要如此，姬發也不能阻止她。今歲逢大雪，戎鹽井時有雪崩，妹喜已乾脆去住在那裡，協助鹽民女眷們起竈、築槽，用戎鹽醃漬肉脯，不回來參加蒿宮的圍爐了。

蒿宮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說兩家話，西伯侯姬昌暗示眾子們，自己想要入主殷地朝歌的心思卻無人能猜中，姬昌有些洩氣。

伯邑認為，能將西歧部落治理妥貼就萬幸了，七、八個不同民族的部民一起生活，時有爭執，每一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傳統、禁忌，或是特殊癖好，要讓這些部民和諧相處，已經不太容

易了，更何況稍遠的燕京戎族，很久都不來上貢，西歧缺草藥和銀針，伯邑認為要派人去視察一下，到底燕京戎發生什麼事！

姬發只認定紂王驕傲，其他也沒什麼不好。他平常的日子過得極好，茹宮規制完備，從不用他操心，他只要耕作勞動，牧羊生養，他將收穫的糧食和羊奶送回茹宮，妹喜已從不指責他，連大聲點和他說話都沒有，雖然他也喜歡殷地朝歌的繁榮華麗，但是他每天都像是住在孟門裡，他心滿意足的很呢。

姬鮮的妻子們贊成再去殷地朝歌，或是搬去朝歌住，姬鮮很討厭這三個女人，他將這孤竹君三女通通趕進內室，不讓她們發言。

姬鮮大罵三女，他說：「男人們說事，你們女人閉嘴，通通給我滾進去。」

姬旦沉默寡言，現在還沒有他說話的餘地，他默默的揣度父親姬昌的話，他還要想一想，去殷地朝歌！他當然想去，最好能入主殷地朝歌，如此一來，他姬旦不用在西歧受苦了，這裡生活太艱難了，事事項項都缺乏，風景人物都不美麗。

姬度最想重回殷地朝歌，那裡的風土民情都讓他懷念不已，尤其是西門市集的酒家，有酒池，有瓊漿玉液，讓人喝了昏陶陶，如入仙境，殷地朝歌的弦歌舞令人難忘，他的師父樂官商容也說過，摩且王出巡有白虹貫日，女子們在東門大袖翻飛，人人舞蹈相送，場面極其壯觀！

現在他調教西歧的少女們跳舞，怎麼就不能合拍？這些粗蠢無比的少女們只會傻笑，什麼也不懂。

至於振鐸以下的兒子們，人人躡躍欲試，他們都喜歡殷地朝歌的繁榮市集，他們曾經在那



裡鑽來鑽去，到處都有驚奇！西門市集酒家後院，還有臘肉串用竹竿吊曬，簡直是肉林。南門外的祭壇下，萬人舞動，令人亢奮無比，還有奇特的木雕和精繡的抹額，他們帶回來一些殷地朝歌商人所配戴的羽毛，人人都很珍惜。

媳婦們聽著無聊，也都散了，只有女傭不肯離開大堂，她參和在男人堆裡忙著烤餅子吃，一邊自己吃，一邊也分給眾人吃，男人真無聊，說來說去，都是些她聽不懂的事。

她最想得到西伯侯姬昌的賞賜，她建議西伯侯，叫孩子們來行禮，西伯侯姬昌無奈，兒子們不懂他的心意，只好同意她，叫各房的孩子們來行禮。

孩子們真多！一群一群的來，能跑跳的都來跪拜西伯侯姬昌，還在襁褓中的幼兒，也都由母親抱著跪拜行禮。西伯侯姬昌木著臉，接受女人和小孩的跪拜和磕頭，伯邑以下的十個兒子們都不以為然，只有姬旦若有所思的注視這個場面。

西伯侯姬昌將散宜生送來的銀子分送給小孩和女人，小孩拿了碎銀子亂扔，都給母親收走了，只有女傭，她不知道銀子在殷地朝歌有多好用，她拿了幾枚散碎的銀子，心理發恨！又不能吃，給這些東西做什麼？

西伯侯姬昌分送銀子給小兒們，突然心血來潮若有所感，散宜生！對了，找他來說說，此人最能體貼他的心意，上回去殷地朝歌封侯前，他盡全力幫襯周旋都挺好的！完全能符合他的心意行事，過幾天找他來說話，也許他能有好主意。西伯侯姬昌想到此，忽然聞到一股魚乾的腥臭味，女傭把帶來的魚乾放在大堂的炭盆上烤，弄得蒿宮大堂又腥又臭，濃煙滾滾，沿著走道薰到各處內室！